

洛阳宋代瓷枕赏析

□ 郭画晓

枕,作为寝具最迟出现在殷商时代。《说文解字》中对“枕”字的解释表明最初的枕多为木制。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看,最早的实物枕见于汉代,多出自于以玉衣为殓服的高级贵族的墓葬中。陶瓷枕始于隋代,至五代、两宋、辽、金、元大盛,尤以两宋最为鼎盛。瓷枕质坚而又清凉沁肤,爽身怡神,甚至有“明目益睛,至老可细读书”的说法,所以无论富贵贫贱,无不喜好,连皇宫中也多用之。宋人曾题诗“久夏天难暮……一枕最幽宜。”“巩人作瓷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梦入瑶都都玉城……”瓷枕的使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瓷枕不仅仅是一种“卧时薦首之具”,它还兼有观赏、陈设之价值,从创烧之初,独具匠心的制枕工匠们就注入了他们炽热的情感,通过造型、色彩和装饰手法,将他们的激情、理想、希望、传统信仰和伦理道德再现出来,把人们带进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精神世界。

洛阳,宋时为西京之地、帝都王里,是中国经济、学术、文化的中心。瓷器的制作也得到了蓬勃的发

展,洛阳附近除汝窑、钧窑、官窑等几大名窑外,在周围的200公里范围内还有瓷窑百余座,生产的产品,林林总总,各具特色。尤其是民窑的制品,带有浓郁的地方风格。瓷枕就是其中之一。它不仅数量多,造型和装饰手法也丰富多彩,散发着浑厚、豪放、粗犷的民间艺术气息。

1. 珍珠地划送子观音纹腰形枕(图一)

高14.5、长41.5、宽21厘米,1984年洛阳市中南一公司工地出土。现收藏于洛阳博物馆。枕施牙白透明釉,呈腰圆形,前低后高,枕面中间向下凹成弧形,四壁微弧向下内收。枕面有腰圆形双开光,开光内填以卷云纹。枕面主题纹饰为一妇女闭目拱手盘坐于花草间,向“送子观音”祈子,在主题纹样的孔隙处填满赭色珍珠地。枕墙处饰以缠枝牡丹纹,四角有卷云纹,空隙处亦填以密集的珍珠地。

珍珠地划花瓷器是宋代北方工匠在继承唐代金银器印花工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珍珠地划花工艺,制造出的独具风格、装饰性极强的一种瓷器。珍珠地划花瓷器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先要在敷好化



图一 珍珠地划送子观音纹腰形枕



图二 三彩诗文束腰长方形枕

妆土的器物坯胎上划出各种各样的纹饰图案,再用一种竹制的圆筒状工具沾上赭色彩,在纹饰的空隙中间压印上细小的圆圈纹,最后再给器物施上一层透明釉入窑烧制成珍珠地瓷器。这种装饰手法烧出的瓷器白赭相间,白地上的一个个小圆圈像颗颗洒落的珍珠,颇似“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也许就是“珍珠地划花”瓷器名称的来历了。珍珠地划花瓷器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品种之一,当时不但大量生产以满足民间的日常生活需要,而且还作为贡瓷器被送往北宋朝廷,瓷枕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重要遗物。这件珍珠地送子观音瓷枕造型挺拔,线形洗练流畅,纹饰繁茂细密,构图布局严谨,尤其是对主题纹样“送子观音”的人物刻画,生动传神,惟妙惟肖,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送子观音”俗称“送子娘娘”,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之一,通常作手捧婴儿的中年妇女相,是天下母亲祈求保佑早生贵子的主要神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无子承嗣便意味着不孝。这种多子多福、母以子贵观念的最深根源来自于远古氏族的血亲传统和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方式。当人们这种祈求生殖繁盛的观念与祝福愿望融合在一起时,就产生了一系列“送子观音”、“送子娘娘”图式。显然,这种以图案方式进行的表述,是宋代人们对自身的保佑和祝福,也是宋人为了生存而努力的一种形式。

2. 三彩诗文束腰长方形枕 图二)



图三 磁州窑白地黑花花卉纹八角形枕

高 14、长 25、宽 14 厘米,1976 年 2 月洛阳市旭升大队四队出土。现收藏于洛阳博物馆。枕施三彩釉,为长方体,长方形枕面均向内凹,中部束腰。枕四面正中开光绿地内划行草词四首:“寒山拾得那两个,风风磨磨拍着手,当街上笑呵呵,倒大来快活。”(词寄“庆宣和”);“一曲廷前奏玉箫,五色祥云朱顶鹤,长生不老永逍遥。”(词寄“赏花时”);“人生百岁七十多,受用了由它捻指,数光阴急如梭,每日一个快活。”(词寄“庆宣和”);“生辰日,酒满杯,只吃得玉酒沉醉。落梅风将来权当礼,每一字满寿千岁。”(词寄“落梅风”)开光左右两旁饰黄地绿叶、白色五瓣花朵。词尾“庆宣和”、“赏花时”、“落梅风”均是这几首词的词(曲)牌名,为宋词少有,元曲常见。此枕制作精良,以文字为主,所书字体豪放洗练,一气呵成。虽然宋代诗词枕较为普遍,但集多词曲于一枕者却不多见,实属是一件难得的实用品。

宋代用书法来装饰瓷枕可谓别出心裁,所书内容有诗、词、曲、赋、格言、吉语等,篆、隶、楷、行、草等字体都可见到,笔力道劲,气韵生动,自成一格,构成了瓷枕书法艺术的独特风貌。枕上大量的书法装饰,有的是来自民间流传的曲子,有的可能是源于前代诗人的名句,匠人们借枕来抒发自己的情怀以及对人生的感慨,虽然有些是隐喻的,但它所表明的实际意义更为突出,大多都是切近于枕,寓教于工艺美术之中,从而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民间文学、书法艺术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3. 磁州窑白地黑花花卉纹八角形枕 图三)

高 12、长 24.5、宽 17.5 厘米,1985 年 10 月洛阳市地区财贸学校出土。现收藏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枕通体施白釉,呈八角形。枕面黑彩绘多重八角形线框,框内画黑色折枝梅花,“梅花”之花瓣为五,寓意“五福”。枕墙处绘黑色草叶纹,线条疏朗有致。此枕绘饰技艺熟练,笔触锋利,色彩黑白对比强烈,图案与枕浑然一体,具有洒脱、质朴、豪放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民间色彩。



图四 三彩卧婴座枕

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民窑之一，创烧于北齐，宋代开始步入兴盛时期。磁州窑的影响面很大，产品风格相似的窑场遍布北方中原地区，并形成一个庞大的磁州窑系。宋代的磁州窑烧制品种繁多，其中尤以白地黑花釉下彩为代表。其特点是在器物坯胎上先涂一层白色化妆土，再用毛笔蘸取铁质黑色绘料画出图形，然后施一层透明釉进行烧制。就磁州窑的瓷枕而言，枕面装饰题材最为丰富，画面多取材于当时民间喜闻乐见、富有生活情趣的小景，不仅有精细入微的花鸟鱼虫，还有千姿百态的飞禽走兽，更有绘画生动的山水人物以及结构严谨的几何纹样，再配以诗词散曲、名言警句。在装饰手法上它把中国的传统绘画与陶瓷工艺相结合，采用人们喜爱的传统水墨画技法，用黑白两种釉色描绘精彩的世界。如这件白地黑花梅花枕，那一朵朵盛开的梅花，一点一线，都是心手相应，落笔圆熟，流畅游移。虽是寥寥几笔，笔下却是生气盎然，毫无呆板做作之感。正如陈万里先生所指出的磁州窑的技法“不作故意的雕琢和无聊的堆砌，能够注意艺术上的概括和完整，达到意到笔随的境地。”

其实，磁州窑在绘画、书法、诗词等方面所取得的令人瞩目成就，与当时文人雅士的参与有着直接的关系。宋代是历史上给知识分子有较为充分机会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时代，文官体制的形成，使文人阶层的意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

响到平民等各个阶层，即使是陶瓷烧造这些技术性很强、纯由匠人运作的门类，也能较好地体现同时代以文人为主流的审美思潮，并与绘画结合，与艺术潮流保持同步，由此推动了磁州窑文化价值的提升。

4. 三彩卧婴座枕 图四)

高 10.4、长 19.5、宽 12.5 厘米，1955 年 3 月洛阳市涧西区出土。现收藏于洛阳博物馆。枕通体施三彩釉，釉色温润。枕座为一熟睡的孩儿侧卧于榻上，孩儿面部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双耳肥大，双目微闭，鼻子小巧挺直，小嘴拢合，丰腴的脸庞，显得天真可爱，属于传统观念上的“富贵”之相。头枕于右臂之上，左臂斜置于腹前，左手持巨叶荷梗，叶大而圆，作枕面，枕面圆弧两端呈上翘之势。榻的周围装饰有如意头纹饰。

在中国陶瓷造像中，虽然有不少男女偶像，但却很少看到以人的形象作日常生活用品造型的。因此，这类孩儿枕应该是北宋陶工的发明创造。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传统吉祥文化也随之进入了高度的发展阶段，各种吉祥图案、吉祥语句深入社会生活并反映于工艺美术品之中，极一时之盛，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吉祥图案的作用主要是寓意，隐示人们的美好愿望。因儿童是人类延续生命的象征，代表着吉祥幸福，能降福驱灾，所以，人们希望生育男孩来“传宗接代”，继续香火，人丁兴旺，多子多福。同时，人们也盼望多生孩子，尤其是多生男孩来提高家庭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因此，“孩儿枕”这一“宜男多子”的中心主题，正是人们希望多



图五 三彩双狮座枕



图六 三彩牡丹纹腰形枕

子多孙观念的真实体现。该三彩卧婴枕不仅反映了宋代匠师们对生活情景的真实捕捉和高超的艺术再现力，还透射出从古至今人们对儿童的无限关爱与期望，表达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和祝愿。

5. 三彩双狮座枕 图五)

高 10.5、长 22、宽 14 厘米，洛阳出土。现收藏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该枕的枕面呈一如意形，中间稍凹，两边微翘，枕面上刻有盛开的牡丹花。枕面下塑以两两相背而蹲伏的双狮作枕座，狮子双目圆瞪，凝视前方，龇牙咧嘴，前肢并拢做俯首状，后肢内曲，尾巴紧贴于身体一侧。两狮的中间塑一只彩球，并系有彩带，彩带上方有一小洞，应为出气孔，其作用是为了防止烧造时发生炸裂。狮枕胎质细腻，坚硬致密，除底部素面外，其余地方皆施以黄、绿、白等釉色，釉面光亮。

兽形枕是瓷枕的一个重要形式。工匠们把枕座或枕体做成写实的卧兽形，在座上安装枕面，或在兽背上开出枕面。以兽形为枕源于唐代。《唐书》卷三十四《五行志》中有记：“韦后妹七姨嫁将军冯太和，为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也。”豹头、白泽（《山海经》所载神兽）、伏熊都是富有辟邪特性的神兽。这说明将枕塑成猛兽的形象是取其除邪恶、吉祥纳福的寓意。唐代的兽形枕多为虎形、象形和兔形。北宋的兽形枕，仍沿袭唐代模式，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在题材上较前代更为丰富。宋代的兽形枕已明显作狮子状，制法精巧，形态生动。还有不附枕面以狮脊做面托头的白地陶枕。这件三彩双狮枕枕体的前侧稍呈弧形，分卧两端的狮头自然就突兀而出，十分硕大，置于双狮背上的枕面，也就显得更加安稳。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工匠们只塑出狮头的大体轮廓，突出狮子憨态可爱的神

态，以此来弱化其狰狞凶猛的性格，使人能够接受并使用，从而达到“辟邪”、“服妖”的目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工匠把狮子、彩球和瓷枕巧妙地结合起来，并融为一体，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6. 三彩牡丹纹腰形枕 图六)

高 12.8、长 40、宽 27 厘米，1955 年洛阳市郊区白马寺出土。现收藏于洛阳博物馆。枕施三彩釉，呈腰圆形，正侧内凹，枕面前低后高，蓖划线框，线框内开光剔折枝绿叶白牡丹一朵，在牡丹主题纹饰的孔隙处剔黄色卷叶纹，颇具层次感。框外划花叶纹一周。枕墙划简化缠枝卷草纹，有 2 个垫烧支钉痕。纹饰总体布局清晰，繁而不乱，釉色纯正温润，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宋代洛阳盛产牡丹，为天下第一。洛阳牡丹的栽培始于隋，盛于唐，名甲天下于北宋。公元 604 年隋炀帝建都洛阳，辟西苑 200 里种植牡丹，使洛阳西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牡丹园。唐宋时期人们栽培、观赏牡丹之风极盛。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以及宋代司马光的“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阴中十万家。谁道群花如锦乡，人将锦绣学群花。”（《看花四绝句》）即是对当时人们观赏牡丹的真实写照。洛阳牡丹花朵硕大，雍容华贵，冠压群芳，素有“花王”和“富贵花”的雅誉，因而常被当作一种富贵、吉祥的象征运用在瓷枕的装饰中。这件三彩牡丹纹瓷枕，枕面中心纹饰——牡丹采用剔花工艺，以勾、拓、点、染等多种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牡丹的富贵华丽，仪态万千。同时，在烧制时借助三彩铅釉良好的流动性，使得各种不同色调的釉在流动过程中相互浸润，形成了变幻莫测、绚丽多姿的颜色效果。而三彩铅釉随意流淌所显示出的蕴染痕迹，好似中国画中的画和纸所透出的水墨情趣，体现出东方艺术所特有的“气韵生动”的审美倾向。

总之，洛阳宋代瓷枕以质地优良、造型多样、装饰艺术丰富多彩而被世人称道。它所特有的典雅、含蓄的艺术风格，反映了除审美特征之外的诸多精神意义。此外，洛阳宋代瓷枕的多种多样的装饰工艺，不仅使中国陶瓷艺术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且还丰富了前代陶瓷的装饰题材和内容，使陶瓷艺术有了更深层次的审美内涵。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省洛阳博物馆）